論語稽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溎譱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錫中文徵 金湘于瀚逵吉宦 參校

先進稽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何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皇疏 先輩謂五帝以上後輩謂三王以還時淳則禮樂損時澆則禮樂益以益觀損損爲野人以損觀益益爲君子 鄭曰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包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朱註 子曰至君子也 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程子曰先進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爲野人後進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 如用之至先進 孔子既述時人之

開明印書館刊印

言又自言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愚按先進謂武王周公之時後進謂春秋之世樹按鄭氏注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正義謂此注文不偏與由知其義異故以五帝以上爲先進三王以退爲後進江永鄉黨圖考謂殷以前爲先進三王以退爲後進殷輅韶舞即從先進之禮不知夏殷之禮杞宋無徵況上古乎周監二代其文郁郁孔子所從著在祭祀者殷輅韶舞則周王亦兼樂兼取四代意也孰爲從古之禮抑豈其然耶討以襄昭爲先進定哀爲後進不知襄昭則諸鄭周信附轄襄昭以前猶爲憑質論維城調制以後僭越禮樂不得爲君子君子當指周初言之流弊已久非文質彬彬之君子所能救夫子欲矯其弊故從先進然詳讀經文語殊不類論語諸何獨進爲及門先進如子路諸人志在撥亂後進如子游諸人志在致太平正義則謂進者仕進用者用其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位之稱君子者卿大夫之稱言古今仕進之士皆習禮樂而古者選舉草茅今則世祿云云此二說審之本經語氣亦似未合春秋務僭以禮樂之重且大者爲觀美樹按如舞以禘樂享賓兩君相見客出奏雍振羽憲享郊至地宋奏金宋享晉侯用桑林舞爲宣武子賦湛露彤弓皆爲穆叔奏文王肆夏之類名物度數因仍加減樹按如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晉侯受三賜之類則君以過謙而卑矣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大夫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塞門反坫衎樂人仲叔于奚曲縣繁纓以朝之類則臣以侈肆而僭矣相習既久自以爲文而鄙前輩之樸乃有野人君子之言程子以此二句爲時人之言最合口吻後世如劉宋藏微時衣布襖示子孫而少帝觀之乃以爲田舍翁未見識爾亦其類也夫子從先進則稽之方策所布以反求先王制作之精意而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

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此謂及門爲及仕進之門蓋未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朱註（子曰至及門也）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至子夏）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並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按何公集解本分兩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愚按陳蔡之厄在哀四年庚戌孔子時年六十一（攷詳見譜首世家稱）顏淵三十一（少孔子三十歲謂按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仁博文約禮欲罷不能皆德行殿也）閔子騫四十六（少孔子十五歲謂按閔子諫父出後母後母悔悟人稱其孝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爲費宰辭之作一言而中皆德行殿也）冉伯牛五十四（少孔子七歲見孔志謂按伯牛事不多見觀斯人斯疾一語夫子惜之深則其德行可知矣）仲弓三十二（少孔子二十九歲謂按仲弓居敬行簡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之語即能蔽事其德可知矣）宰我之年無攷（史記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以滅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此事唯闞止字子我爲陳恆所殺當是學闞而誤然於說甚亦有宰我死齊事與左傳闞止事略同周乘中曰左傳哀五年齊公子陽生奔魯六年傳反與壬也盧壬者陽生子即簡公也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爲政十四年陳恒殺子我而弒簡公然史記又作子貢之言曰壬之官尹有如宰予

者乎則宰予衰六年實從孔子在楚其興于也廬之子我明明二人矣㴑按問說悔是又改事我因哀公問社而以使民戰栗對因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甘受斥責而以期己可矣問皆能言之證至其晝寢夫子以聽言觀行深示責備則爲其言不逮行也 子貢三十 少孔子三十一歲㴑按孔子於定十三年春去魯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以爲二君不度皆有死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是能言之一而子貢之出從孔子當在十五年春夏間矣觀其欲知夫子之爲衛君則以夷齊問欲決夫子之出處則以美玉問他如日月宮牆之喻皆其善於措辭之證也至謂其一出而存魯亂齊霸越滅吳則百家之誣詞不足據矣

冉有三十一 少孔子二十九歲㴑按觀庶富章語意蓋孔子初適衛冉有即從而爲僕又史記謂孔子在陳季氏興召冉求歸魯注疏家據以疑經以爲此十人者非指陳蔡之從與上二句分兩章不知夫子之對在此役而先以子夏申以冉有著在衛經與此吻合則冉有與陳蔡之厄無疑而歸魯當在自楚反衛後也說見世家稽冉有術之役用矛齊師適衛聞庶富之言則問何加千室邑百乘家可使爲宰以及足民禮樂之語皆政事之證也季

路五十一 少孔子九歲㴑按子路千乘之國可使治賦爲政三年使民有勇知方有社稷民人不必以讀書爲學夫子正名直以爲狂蓋其人勇於任事故視天下事若無所難者 子游十六 少孔子四十五歲今家語作少孔子三十五歲則此時二十六歲矣㴑按魏華父證之檀弓以爲子游當典禮廢缺之時時人有弗決者以質子游如出親之禮有進無退主人小斂而者襲裘帶絰死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喪欲速貧爲南宮敬叔言之以及闕設時無諸節凡十四事皆以子游一言而決然則子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蓋三代典章之蒐羅子游而存矣云云其說極是又按子游與人年才十六當是初從孔子者 子夏十七 少孔子四十四歲按徐防有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子夏詩有序書有說易有傳喪服有傳樂記有與魏文侯論樂事鄭氏元又以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唯春秋之作不贊一辭而夫子則曰屬商其後公羊穀梁皆其弟子蓋文章可得而聞子夏實不傳之文章傳而性道亦傳其功大矣 諸子之從史記有顏淵子貢子路問答語 見世家稽潘維城曰太史公書孔子厄陳蔡唯三子從餘者不在㴑按史記書三子之言非謂三子之外遂無一人從也潘氏誤 又弟子傳有子張問行語 㴑按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云云 其餘若子游 子夏冉有先後

之阨子游能賓之則當時必從夫子矣 子夏冉有宰我皆從之荊則陳蔡之阨宜與之矣 又從夫子出游者有顏剋巫馬期等未知與陳蔡之阨否又孔子六十六歲并官夫人亓官氏而閔子有伯魚之喪死期而猶哭事致孔子六十七歲在衛是伯魚從在衛也特兩此未知從遊否 皆從患難今則散離 偁十人非從陳蔡者則曾子有子大賢子羔漆雕開公治長原思宓子賤明賢人亦賢者且子木受易子開習書漆雕悲學論曾子習孝經子夏傳詩經弟子也何皆不一及 故孔子思之記者記此十人蓋後經以終事之例也 漕按孟子言冉伯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史記弟子列傳宰予利口辯辭子貢利口巧辭孟武伯問仁季康子問從政季子然問大臣皆由求並列孔子家語春秋游夏不賛一辭凡此皆稱子連類並稱之證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孔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

朱註 子曰至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啓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愚按顏子天資與學力交至譬如向陽草木飽含生意一交春令物然茁壯其妙至於渾忘天工之長養而莫可名言者下此諸人則不免人力之耘耡耕耨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清按陳羣字長文潁川人魏司空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

朱註子曰至之言胡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愚按閔子騫之孝古書所紀略同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閔子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後母曰吾乃以娶女乃爲吾子今女欺我去毋留閔子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闕里志孔庭記則云閔子後母以蘆花衣之父欲逐母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聞之遂感悟大平御覽引孝子傳云閔損早失母後母遇之酷衣皆稿枲蘆絮其子綿纊其父使損御冬寒失轡詰之默然視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上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公羊宣元年閔子要絰服事而致仕家語三年喪畢而哀未忘至詩素冠傳閔子騫三年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按毛傳文與檀弓子夏除喪而見章正同未知孰是孝哉閔子騫五字蓋時人之言清按洪閔未定稿謂夫子作春秋書字者十二書其賢也然論語於弟子無稱字者當是述時人之言蓋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而時人亦因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周秉中引方文輈曰孔子所言以設取人夫之子羽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仕於家臣惟季次未嘗仕季次者公皙哀之字也又曰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皆稱字之類然皆論無此例不當譏子史以亂經也亦卽其父母昆弟之言清按闕里志孔庭記及說苑所載閔子騫事則當日內外皆稱其孝可知人不閒句則夫子表章之意不閒者父母

昆弟 潛按黃式三曰昆說文作䨴爾雅作晜今作昆皆通明也式三以爲昆謂同產父者也禮喪服經傳與記凡曰昆弟者皆謂同父者也凡曰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其大功小功緦服有稱昆弟者曰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族昆弟別之也爾雅妻之黨爲兄弟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蓋古人於族之疏者與異姓者亦曰兄弟若從母則加親而服重於母故以昆弟稱之變文也猶兄弟姊妹異稱而女兄女弟有通稱之類也 稱其孝人亦稱之而不非閒也 錢大昕曰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注引此云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昆弟人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蓋古解如此即舜之克諧烝乂不格姦毛奇齡引韓詩外傳謂閔子父欲出其後母而閔子留之其於父母昆弟間恐不無物議今乃人不閒言所以爲孝又引爲吾無閒然句爲符式三亦謂不爲無徵按此皆即陳羣說而申之者於理雖通然如此解則孝哉閔子騫句當作夫子之言不字改作無方合口吻今攷論既無稱弟子字之例而不與無別則有別又不可改玆經文似當從朱註而參以漢閔之說爲當又亢倉子順道篇閔子聞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雖作無間然亦不當據以改經

此蓋夫子觀聽既久而反覆詠歎之辭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其心慎言也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朱註 南容至妻之 白圭詩大雅抑之篇 衛武公作抑詩以爲己戒 南容一日三復此言 三之字義見曾子三省章 事見家語 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蓋深有意於謹言也

愨按南容非敬叔辨見公冶篇然其爲孟氏之族嘗爲大夫則可信也世祿之家

同明印書館刊印

鮮克由禮其行難飭其言尤多不謹南容謙畏謙抑不特通經致用更能身體力行此相攸之所以有取與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皇疏繆播曰不應生而生爲幸不應死而死爲不幸侃謂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意有二說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一云哀公君之尊故須具答康子臣爲卑故略相酬

朱註季康子至則亡范氏曰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愚按哀公康子問同而孔子之答不同不但君臣之分也哀公有爲之君得賢可以自輔說見雍也篇哀公章故以顏子之學詳告之康子權臣其延攬賢才蓋欲爲强私弱公之助且季氏嘗用冉有季路矣又欲用閔子騫高柴矣而卒無可匡救故夫子只惜顏子之死而更無餘辭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曰顏路顏淵之父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 濤按孔子五十一爲大夫顏淵少三十歲時二十一歲至孔子去魯亦僅二十五歲又從孔子畏於匡阨於陳蔡至於楚返魯而死年在四十左右孔子時已致仕矣安國乃云時爲大夫時當爲嘗字之誤當從朱註又顏子死年致詳見哀公問章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也

朱註顏淵至之椁 路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買椁也子曰至行也 鯉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詞

愚按鯉死時孔子年六十九 家語孔子十九娶幷官夫人一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卒按卒在戊午爲孔子自衛返魯之後一年 淵死當在鯉後不久也 許愼以史記諸書皆記淵卒年三十二是歲辛亥距鯉死於戊午者先八年無以迎之則謂鯉死者設言耳濤按此說殊非理且辛亥在陳蔡之阨後一年孔子方在楚豈顏子從而死於楚則顏路當請爲輀車不當請爲椁且下文厚葬云云情節亦不合顏子先返魯而死則路安得請於在楚之孔子乎 請車爲椁朱註從孔說以爲賣車買椁箋注家皆無以

開明印書館刊印

正其誤 謂按喪車買椁之說有八不可解喪大記士棺六寸棺椁之間容甒甒瓦器也則椁大於棺無幾其值要亦不多顏氏貧不能辦容或有之孔子何不能爲鯉辦乎一也孔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其葬鯉固當以士禮然與其有棺無椁何不從庶人之禮爲具四寸棺五寸椁乎二也孔子未聞甚貧顏路但請助一椁可也安見遂無一棺一椁而獨以車請三也孔子有甚路孤之喪皆貧服且亦當有他器物何於鯉之椁皆以不待行爲辭若車外更無長物可賣四也王制命車不粥於市孔子爲大夫其車當亦命車顏路何敢請賣五也即謂路非真欲請車特以探厚葬之可否然必以車爲指名何也六也孔子在衛說驂以賻舊館人之喪必更買驂而反命路何不以驂請七也且據本文曰請車曰爲椁絕無買賣意其八也

今攷禮經乃知以車爲殯棺之椁 謂按攷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又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喪大記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士喪禮士殯掘肂見衽按輴車也天子畫龍故曰龍輴菆欑皆謂叢聚木爲殯也以椁者非葬時之椁乃塗所叢之木如椁也曰加斧於椁上則此亦名椁矣斧者黼覆棺之衣爲斧文即幬也肂者埋棺之坎也衽者古人棺不釘於棺蓋之縫加衽而以皮束之君三衽三束大夫士皆二也蓋天子之殯先叢木於龍輴之四面而塗之爲椁形加斧文之幬於椁上故曰椁幬然後叢木至於上而盡塗之如屋諸侯用輴而不及龍其叢木之四面皆不塗唯上覆以幬故曰設幬木叢至上只塗其上亦如屋大夫不用車雖叢木而不周於棺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故欑至西序亦覆幬而塗其上然欑木而卜小去棺甚近所塗僅不及棺而已士殯則掘坎埋棺衽在棺蓋之縫見衽則坎所掩不及蓋也亦塗其上而帷之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顏子士也三日之後三月未葬之前當殯於西序其殯也當掘肂見衽帷其上而塗之不當用車顏路請車爲椁蓋欲於殯時以孔子之車改塗爲椁非葬時之椁也此必當時習俗士大夫有用之者顏路不知其非禮故有是請

孔子以其僭禮故婉言以曉之 謂按孔子之車雖非僭之可比而究非禮之正孔子以顏路方喪子不忍斥以僭其意故但言鯉不用此椁以婉而曉之大夫不可徒行繼之謝之辭然提出大夫二字亦欲顏路之顧名思義也又按士喪禮非椁與瓦引檀弓旣殯旬而布材曰材椁材也椁用木四周於壙如井以衛棺將葬先置於井然則椁不必大木固非不易辦之物矣又旣夕禮天子諸侯殯用蜃車周禮匠人供蜃車蜃輪蓋周官之假借云蜃者車有四輪象蜃四足者也

顏淵死子曰噫 包曰噫傷痛之聲天喪予天喪予 何曰天喪予者若喪己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皇疏劉歆曰顏子亞聖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元妙所以藏寄道賢所由讚顏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予[illegible]者衷實之情非過痛之辭

朱註 [illegible] 悼道無傳若天喪己

愚按噫宜兼包劉二義言之

顏淵死子哭之慟 馬曰慟哀過也鄭曰慟變動容貌 皇疏謂孔子往顏家哭之 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 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朱註 [illegible]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

愚按聖人哀樂不過乎中哭淵而慟從者猶覺之而孔子不自覺所謂觀過知仁也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則小過未能免然有為而為慟所當慟則亦不得為過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何曰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

厚葬之故不聽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

朱註（子曰至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愚按檀弓夫子之喪顏淵子路皆若喪子而無服然則減膳徹樂宜如卿大夫喪衆子之禮降於適子而隆於庶子（無傳重之義故知必降於適子）但不爲服而已心喪是也（雜記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是心喪若弁衰杖期也彈琴者既祥則從吉耳）　夫子言回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說取范甯）蓋深惜之且顏路於夫子外兄弟也禮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近之也故夫子云然（濟按或有解此章者云門人欲厚葬夫子以力不能辯辭門人厚葬之夫子曰非我之力二三子之力也云云說亦可通然世俗情耳且厚葬厚字究有過禮之意不如原註得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馬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朱註季路至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愚按神從申從示乃天地流行之氣之發舒者也鬼從由從人從厶乃天地陰私之氣之反而歸者也鬼乃古鬼方國人形貌不之稱後乃假爲鬼神之鬼詳見鄙著六書略平議鬼字下註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天地無氣不能成物氣有數種見泰西人所著書此則所謂陰陽二五之氣者也 秉此氣而生則爲人反此氣而歸太虛則爲鬼神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鬼神之所以爲鬼神矣死從歹從匕即化字 生象草木苗發之形氣積則生氣散則死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路之問求之虛夫子教之徵諸實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誾誾侃侃見鄉黨篇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曰不得以壽

終也

朱註（閔子至子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至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卒死衛孔悝之難（左氏哀十五年傳衛孔悝納蒯聵劫孔悝而盟之子路自外入將爆孔氏之宰蒯聵使石乞孟黶下敵子路子路結纓而死衛人醢之）愚按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氣不同則生性各異性之流露見之於形由中發外不可强也惟聖人能備四時之氣若閔子則得氣之春子路則得氣之秋冉有子貢則得氣之夏者也不得其死者太剛則折也（家語子路初見孔子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亦深乎此其行行之氣象可見雖經聖教陶治而其本色固在也又按子路將治蒲又化衛非不見用於世也而卒受其禍譏微知著惟聖人爲能燭其幾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魯讀仍爲仁今從古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朱註（子曰至有中）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愚按長府者藏兵器貨財之所清按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以此證之則長府亦藏兵器貨財之所也說本劉寶楠長府之爲春秋不書殆因夫子與閔子一言而止歟又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逐季平子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戊戌伐季氏入其門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西北隅以救季孫孟氏遂殺郈昭伯共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孫于齊蓋長府本藏兵器貨財之所牆垣堅高兵利財聚故公先據以爲固及孫齊之後魯人不欲復之者有所懲藉故改作之歟閻若璩四書釋地曰鄹邑闕里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水經注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即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叛定公所登者也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爲孔廟即夫子故宅也然則知孔廟所在即得季氏宅由季氏宅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云云清按此可得武子臺地未盡得長府地也然長府殊不必深求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

朱註子曰至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今家語作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今也匹夫之徒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靜思不食云云雖與上不得其死合然鼓琴非鼓瑟也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

育之氣北者殺伐之地故聲澹而氣之聲其猶也教焉紂爲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據此則程子所引爲說蓮非家語也然古本或不同亦未可知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發於聲者如此門人至室也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

愚按門堂室三字相貫作第法凡人家皆由門至堂由堂至室皆所謂造聖賢之域也夫子教人和平中正造其域者氣質悉化子路陶淑雖久其生性不近春溫而近秋殺故於鼓瑟之頃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禮器圖引舊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風俗通則云今瑟長五尺四寸皆是依彷古制不能畫一說本劉寶楠偶流露焉而夫子比之堂者禮法之地主賓成禮威儀濟濟成始成終無有踰衡光輝充實之象也室者安安之地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從心所欲不踰矩大而化之之謂也曰升曰入皆以人所行者言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曰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何曰愈猶勝也

朱註子貢至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

常不及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爲貴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愚按子張子夏一過一不及故子貢欲就孔子衡之亦方人之意也正義引仲尼燕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illegible]過[illegible]不及[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也[illegible]雖[illegible]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子夏[illegible]喪而見孔子予之琴成聲曰不敢不及子張除喪琴不成聲曰不敢過也可見[illegible]可以制其中按家語弟子行篇子貢語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又七十二弟子解篇子張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于仁義之行子夏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是皆二子過不及之證也若君子之道適中而已猶者譬之權衡稱物無毫髮之輕重也

季氏富於周公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

集註季氏魯益之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至可也非

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

愚按周公封魯魯之富周公之富也謹按正義曰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宣公稅畝已爲什二季氏四分公室己取其二殆彼所入踰于周公賦稅之數故曰富于周公公羊定八年傳秋千乘之主而不克含此可乎何休注時季氏邑宰至於千乘則季氏之富可知江聲曰左傳有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宰孔皆周文公之子孫食采于周者季氏四分公室其采地多于王朝卿士故曰富於周公二說不同以正義爲是季氏魯臣富於周公譬如蠹生木中而食不幾斷乃蠹食所餘而又爲蠹利導之則蠹之貪而亦助蠹者之有以成其貪也按冉求歸魯仕季氏在哀六年後至十一年與齊戰有功季氏乃召孔子冉有爲季氏附益當在未歸魯已前此言當是孔子歸魯後所發聚斂說文聚會也斂收也[illegible]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其下言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則指聚斂之臣言又說文附益也坿附同刻剝其民以益季氏也或曰收家臣所分散者而還之於季氏也亦通觀清之役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而奏功則知其未嘗刻剝小民而前此陽虎弗擾據邑以叛若不斂財結死士何以禦之此爲之聚斂當是斂陽虎弗擾之所散者而聚之也謹按孟子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趙岐注季氏康子也謝賢論曰左哀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魯語載此事仲尼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有軍旅之出則徵賦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按田賦事亦聚斂之一端雖季氏主謀而冉子不能救止亦不得爲無罪不僅斂其散者也鳴鼓者古學校之

謂伐鼓以聚衆故曰聲其罪以責之也

柴也愚 何曰弟子高柴也字子羔 鄭曰衛人家語曰齊人高氏之別族長不盈六尺狀貌甚惡史記曰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常為費郈宰致辨見本篇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孝正義括地志鄆州宿縣二十三里有郈亭 愚愚直之愚 參也魯 孔曰魯鈍也曾子遲鈍 師也辟 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 由也喭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吸喭 清按邢疏云舊注作吸諺讀雅城曰吸俗字

朱註（柴也愚） 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子羔足不履影 弟子行篇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孔子之弟也 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見家語弟子行篇及禮檀弓文小異 避難而行不徑不竇 家語致思篇季羔為衛士師刖人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郭門刖者守門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而卒傳其道故學以誠篤為貴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 如大學故諺有之曰之類 （柴也至喭）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也

按何晏集解本此合下章為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朱子

愚按魯黃式三曰非不貢道思斷難不死思不移思也陸隴其曰愚者或不知正理或不知權變之愚魯者祇以不知通變耳　魯說文從白魚省聲鈍詞也白者鼻也鼻窒則聲從鼻而出語鈍也故魯本訓鈍詞後乃承用爲性質之魯鈍不專指鈍於詞矣黃式三曰曾子孝而得道之傳明德而通乎之變不移者矣孟子之學出子思子思出曾子故朱注云然　辟說文法也從尸從辛節制其罪也從口用法者也然則辟之義實著於文法而曰誅其犯罪者所謂形名之字也武億曰案子路邪辟何武傳東辟雅辟偏辟傳法辟辟竊疑黃式三曰辟偏辟也論五帝德孔子云寡聞人有能改之者子張十二子曰西行而舜惡子張氏之賤儒也謂按此皆參諸說以偏於此文爲辭焉訓邪辟太過其失也俗語所謂不純粹矣　喭王蕨曰剛猛也正韻曰喭者粗俗之人黃式三曰見義必爲勇往不顧事不和其鹵過於容貌者誠按子路率爾而對以及何必讀書之說也皆語皆衛口師其不文怡怡然莊者失於言論見之質樸粗也　者以性質言之一字褒貶而其人畢生言行莫之或逾若能充之道藝文之禮樂皆美材也惜所造各有淺深而不能一致耳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何曰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朱註子曰至屢空　庶近也〔錢坫曰與易其殆庶幾乎同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其心而求富故數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賜不至屢中〕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黃式三曰貨殖者發貯鬻財之商賈馬班范陳四史皆以貨殖爲商賈韓詩外傳曰子貢衛之賈人學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古人如舜之耕稼陶漁膠鬲之魚鹽皆是類也賜短處在不受命不在貨殖〕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愚按此以命字爲樞〔不受命殷仲堪訓不受君命江熙亦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於道者雖有貨殖之業恬惔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竊按此訓命爲祿命義未安〕就治生之法而論回賜不過生平之一端然亦足見兩人之性情學問矣蓋人生貧富雖由天命而治生謀食亦吾人立身之大端顏子安命子貢不安命顏子安命卒未嘗爲命所困子貢不安命而其實窮通貧富仍在命中任智而行徒多憧擾何如任天而動較爲坦蕩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

朱註子張至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猶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按何晏集解本此章合下爲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朱子

思按善人性質之美者也　謂按劉寶楠引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據志此言以善人指君上王者以禮教化民制禮作樂若善人不能與禮樂之事猶可勝殘去殺其於仁道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云云此可備一說義未長　問善人之道者問善人所由之路也　非問何如可以爲善人　不踐迹者生質之美雖學而不藉於學也　踐迹者學禮樂之事譬之迹一途他人或藉嚮導或資地圖有所循依善人則心與境會隨足所至自得其途非賴於求學乃質美而不非學也　不入室者不得造精微之域也　入室說見由之　思按譬之迹者既無嚮導地圖雖觀大概究不能深歷勝境也大抵人生所行共此一路而人人所行不同學者行至精從此觀止君子則可得其精微若小人則往往迷失矣善人者不隨人行而亦不迷路唯不能行至精微處耳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何曰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按何氏合上章爲一章故云皆可以爲善人

朱註（子曰至色莊者乎）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愚按論發論也篤厚也頓遲也（篤說文段氏注曰古假借篤爲竺字以皆竹聲也篤行而竺廢矣）色莊者言與其色相表裡者也（清按黃式三曰篤厚也與許也言論之篤厚人以是爲許可也君子者言厚而心亦厚者也莊與裝同飾也言論之可飾猶采色之可飾故曰色莊蓋心不厚而言厚者也何晏解誤）論篤之人其言宜者可信然君子與色莊不可不辨也（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然則言豈可取人哉）

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潛研堂答問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許之乃偁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說本此清按此可備一說不如朱註義長）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

尙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朱註子曰至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一退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也

愚按問同而答異者因其病而藥之也藥之中病宜先視所稟之强弱而後投之旁觀者知其疾而未知其所以致疾夫子特就所以致疾者而告之潘維城曰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即求退由進之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也

朱註子曰至敢死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敢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愚按匡之圍攷證見子罕篇子罕篇畏於匡章引韓詩外傳也又家語困誓篇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歌曰予和女子路彈琴而歌曲三終匡人解甲

而望云云又非子秋水篇亦同 顏子平日不以勇稱及當危難從容不迫如此其所學可知矣 只是看得天命透徹得本心定耳 子疑其死者倉卒遇變恐其不克自保也何敢死者正答夫子以明其能自保不輕傷其身也 胡氏說以爲顏淵之無所依據其其得天子諡詞不行於魯方伯正三家分據之時顏子卽告之亦復何補況云捐生以赴之又安有不死者乎魯衛當舉父仇之敬顏子以父視夫子而無異則復夫子之仇亦當與不共戴天之義而執兵以從中人之後爲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孔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爲大臣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孔曰言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孔曰問爲臣當從君所欲邪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孔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也 皇疏孫綽曰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惡者唯私之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聖轉以深激子然以實季氏之資也

朱註 子曰至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至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

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子曰弒父与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為之

愚按季氏歌雍舞佾久竊魯政直與其家混而為一子然為其子弟豈知魯之尙有君哉其以由求為大臣蓋儼然視季之家為魯之國矣夫子顯揭大臣之義以示之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抑由求以僅備臣數正所以抑季氏也乃子然誤會其意以為二子受吾豢養將如鷹犬之從吾指使吾將得其死力中情叵測流露口吻故夫子又揭君父大義以折之其維持綱常名教之意亦深切矣晴按專制之世其權臣常欲化家為國此視國為一姓之私物之弊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曰疾其口給應遂已非而

不知窮

朱註（子路至費宰）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至之子）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至爲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而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慢神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愚按子路使子羔爲宰當是隋費後事（謹按周禮中曰費自南遺爲宰其子南蒯繼之昭十二年蒯以費叛奔齊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將隋費不狃奔齊史記作費郈宰論衡增益篇作爲郈宰然以從此章本文爲是蓋是時費郈俱隋故欲以子羔職攝之則使子羔爲宰當是隋費之後也）夫子以子羔學未優而不可仕（皇疏學未熟習則爲政必乖僻黃式三曰不學而仕所害非一不特乖僻也賊夫人之子一語可作官箴）子路言社稷民人皆所以爲學則仕優而學之說也然學者詩書及畢生切身之用皆是不可偏廢讀書子路取辯於口故云惡夫佞者以戒之也（爲人處世有從學問得力者有從閱歷得力者所從入本非一途而及其有得則一而已古人爲學禮陶樂淑春夏干戈秋冬羽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在民人社稷上講求不必如後世之佔畢其佔畢多其訓詁然則官師之設祇在得宗者在上序孔子教人博以文約以禮則讀者又豈可偏廢哉子路但見得一面其語病在何必讀書何且仕優則學不言仕而有餘則當爲學非謂先不學必待仕優乃學也此子路口給禦人處）

開明印書館刊印

子路曾晳孔曰曾晳曾參父也名點史記作蒧字晳家語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孔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爲治乎子路卒爾而對何曰卒爾先三人對也按何晏集解本卒作率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包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閒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何曰方義方也鄭曰方禮法也夫子哂之馬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何曰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

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者**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為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潘維城箋鏗附說文無鏗字而注凡三見殷字也諸若鏗鏘之鏗下亦當讀也諸若鏗爾舍瑟而作車部輕車鐵𨍭也諸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吳氏遺著據此謂注中原本當有鏗字轉寫脫之論語後錄曰古無鏗字當用臤說文解字車部有𨍭字云車𨍭鏘聲也從車眞聲讀若論語鏗爾云云一曰古堅字文詩與同高聲說故作鏗作鏗左子春秋鏗鏘之鏗鄭大夫戴禮之衣依然鏗爾是從臤為聲義聲相近按又從堅堅亦從臤制字之原一而已矣鏗為硜者謂與鏗字之為金石相物同說文石口莖切切下引此文作摼爾舍瑟而作集解同云或作鏗王應麟詩考文志攷證謂集韻引作摼四書考異曰摼與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集韻鏗下今無引摼附之言偽所引之必別一本故日鏗字揩字說文俱無疑當作㹁雜城案禮記樂記云鏗鏘周禮典同為聲碼注杜子春云高謂鏘形容高也玄謂高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發然旋如其蓋皆指鐘聲言之以鏗難不見說文而注中三引皆從金從臤假非所以狀瑟聲者稱疑此鏗字亦當讀為硜以象舍瑟聲之旋如是也 鄭曰撰讀曰詮詮之言善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鄭曰沂水出沂山

開明印書館刊印

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按鄭本饋作餽魯讀饋爲歸今從古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按何公集解本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孔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爲大相也按何公集解本作小相大相

朱註子路率爾至哂之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金履祥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哂微笑也求爾何如至君子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五六十里則又小矣孟子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足富足也俟君

子言非己所能赤爾何如至小相焉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家語弟子行篇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赤曰敢問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者也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詞點爾何如至點也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希間歇也作起也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蘭亭所謂修禊事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閻若璩曰曲阜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於沂沂非沂水有溫泉朱子未考至誤故傳會爲一耳又曰注謂浴爲祓除是也又曰有溫泉是以爲澡浴則非也上巳迎流豈乎登裸身乎賈疏周禮歲時祓除曰如今三月三日水上澡潔是其證也淸按朱注蓋未言沂即溫泉亦未言浴須裸身無所謂傳會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

故請其說曰爲國至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至也者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唯赤至之大此亦暫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愚按四子侍坐以齒序者也濟按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惟曾皙無攷其序在子路下是其齒必少於子路也率爾者禮所謂不顧望而對也何氏謂先三人對濟按子路年長固當先對何至見哂劉寶楠曰皇侃本作卒爾莊子人間世篇卒然附之釋文卒又作率是率卒二字通用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其義正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引此率云云又按朱註輕遽之貌意與此同千乘六七十五六十說均見上見學而篇道千乘之國章師旅說文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帀從𠂤𠂤四帀衆意也五百人爲旅從㫃從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鄭注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令者也饑饉劉寶楠曰爾雅釋天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蔬菜總名凡草菜可食者之通名爾雅釋詁曰穀梁襄十四年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又謂之大侵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濟按三說各異一義備攷可也時勢艱難之會也濟按攝乎大國之間則無地利可據加以師旅因以饑饉則無天時人和可恃蓋極言其艱難也三年者大比之時考績之期也劉寶楠曰比近也周官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及三年初考績之時已有成功也濟按此第解三年可也若比及三年之比迨也近也非大比之比哂笑也其貌口開見矧而不壞顏皇疏曰本曰哂大笑

口矧則哂見邁鑑說曰此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說文弞笑不壞顏曰弞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弞爲正矧是假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至矧皆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論語後集亦據曲禮注讀此借弞爲新字意雖異然大笑見齗則不見齗者爲莞笑矣弞笑不壞顏則壞顏者爲大笑矣義實通耳潘維城曰曲禮釋文矧本又作哂則矧哂字通說文以弞爲笑不壞顏從欠引省聲其欠字下云欠張口气悟也弞有開口之象故弞正字矧借字哂俗字也清按段氏語未明皆蓋莞笑不見齗哂笑見齗而不壞顏大笑則壞顏宜從鄭注說文兼釋之也

宗廟之事兼祭祀享燕朝聘之事言之內事也鄭注專指祭祀胡紹勳專主朝聘恐非一切典禮凡行之於廟者皆是也說見後章甫注下

如者更端指點之詞也正義如猶與也更端辭也金鶚曰指點詞也清按如字實兼有二義

會同兼朝王合諸侯言之外事也周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以諸侯見天子言時見者有事而不時以見也殷見者約衆諸侯同見也清按曲禮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春秋自隱二年公會戎於潛迄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皆諸侯相會者也左氏僖八年傳不盟於同定四年諸侯會於召陵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齊頃公卿位凡年朱皆一與會同之事又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是春秋時實會同皆以合諸侯言之不專指見天子也說見金鶚

端玄端衣說[illegible]見鄭箴篇 章甫儒者之冠本殷冠也相禮以儒者周禮樂兼四代故以章甫爲相者之冠也清按鄭注以端章甫爲諸侯日視朝之服而以宗廟之事爲祭祀會同爲朝見天子是三事也朱子以章甫爲禮冠而上二句從鄭說是二事也胡紹勳謂士助祭無端服者宗廟之事當專指朝聘是宗廟會同皆謂賓客之事也然致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則賓祭皆皮弁服不端章甫也胡氏說殊不足據又古唯士朝服爲玄冠玄端衣致祭見鄭氏箴膏肓注亦未可從禮經於大夫士朝服朝夕助祭朝聘燕享諸冠服皆有可致而祭祀行禮者見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擯者見公食大夫禮聘禮有擯者見覲禮會盟有相見左氏傳皆相也而皆未言其冠服今公西華云云宜即端章甫矣郊特牲士冠記并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又稱人謂孔子曰章甫

食衣禮儀行冠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荀子哀公問儒者服章甫約屨則章甫者殷冠也儒者之冠也相者相禮必用儒者故特周用四代禮樂故以殷冠爲相者之服歟不然則孔子與赤當從時王之制何得冠章甫而端孔子殷人居宋可冠之然何得冠於化魯時且公西華與哀公何亦爲是言乎是章甫當以相者之禮冠爲廟而祭祀燕享朝聘會同之相皆冠之矣又按相者如論語內之禮都潤贖等官外之禮生特古人不設專官行禮時以士大夫之賢者爲丌之撰其也其陳也有酒食先生饌之饌亦陳義古字通用言志之各其也孔注爲政之其義未長莫春當前之時也想其時必當莫春故點云然也按此莫春當以夏正言皆關正建子則莫春在冬無正二月非風浴時矣臧據左氏龍見而雩以定莫春之時不知風乎舞雩乃點在天而游非雩祭之事也其說不足據春服旣冠當前之人物服飾也皇疏或云冠者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合爲七十二人孔門升堂之數也按此殊穿鑿不足據沂水舞雩當前之地也閻若璩引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亦謂沂亦有徐州之沂青州之沂論語在汶諸沂皆指徐州言以魯事也周禮中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西注泗水此外尚有三沂水一出太山郡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此禹貢淮沂之沂杜預所謂大沂水也一出黃孤山名小沂水一出太山南武陽之冠石山亦名小沂水皆見水經注按閻說周說並是也舞雩考在魯雩門外哀十一年孟孺子洩帥師次於雩門是也左氏有曰將禘而雩又曰龍見而雩皆常雩也若因旱而雩亦在其地其祭有樂舍攻說之異零雩則大雩也綜大雩帝川皆樂故曰舞雩風宜戴去聲浴朱注祓除二字最當史記漢武祓禊灞上後漢志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蓋祓禊祈禳之類也詠詠者聲依永謂徒口而歌歸鄭本作饋云饋酒食也魯讀爲歸今從古論因以爲祭也歌詠而祭也謂按目鄭氏作饋後儒因相點志爲雩祭之說不可從又包氏以爲歸夫子之門亦過推當削之事也尚按數語王仲任論衡說此節大約爲莫春者能見雩之時世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公羊傳桓五年大雩注使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曰論語五六人六七人乃魯人在雩此見言於經非正雩故其數多又舞男女矣春秋說曰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天子雩也浴者祓濯於沂風者風乾其身而後行雩祭蓋三子之撰禮節民心也點之撰樂和民聲也故孔子與之若朱注所說則點言志與之意不惟與三子並與孔子闡微知意相反矣云云此可備一說然三子兵農禮樂各具大端點僅舉雩祭一小事而謂夫子與之乎且求赤之作君子

劉學云云皆禮樂也所以云三子之撰唯禮樂與民心乎不足據

與點者與其動靜以時當前即是其志視三子爲易行也子斷

好勇其必擇一極艱苦之地而爲之則其才可知矣曰有勇曰知方是其意中豫得因師比伍屏於東先有一番鼓舞振作施爲出來方能有用不惟孫吳司馬法之節制實則用權應變者非其比而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者亦非其比也冉子何答不擇艱而爲唯因子路被哂惟從小處狹處節節先求自安一足字便有耕九餘三五畜二蛙新年願作飲蜡吹豳之意其辭雖謙實則自任者大狀象恰是既庶凡爲爲施政者創一地步公西華之温文質雅本可自信唯因冉子之被哂子故先謙而後對然合三子之才皆各有所爲必待面後得展其志雖有濟於世其權關係於人若皆點則較當前而言之舞雩風天機動靜以時無拾即是操縱於己其志易行故夫子與之

四子言志夫子明問爾知彼三子者兵農禮樂各盡所長皆爾知也而皆點之春風沂水子獨與之似與點則不與三子故點獨後而請其說然兵農禮樂知也樂天知命亦知也有所撰以爾知與無所撰以爾知彼知以人此知以天所謂士各有志無相勉強者也三子猶處夏之世也皆點猶黃農之世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非夫子前後之言分仕隱爲兩橛也

點獨後有問雖是問三子實是對照自己然子路強兵而其有勇知方之民與冠者童子無異也冉有富民而其五六十六七十之地與沂水舞雩無異也公西華言禮樂而其從而爲相與宗廟會同無異也是皆點之志未嘗大過三子也朱註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云云是抑三子矣不可從

非邦邦字正爲志字作標準其申明子路見哂之故與求赤爲邦之志則非不與三子也明矣

唯求唯赤二句朱註以冉有公西華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撮維繫

引集疏曰言我非笑由之志若笑由爲國用求等豈云非然我何不笑乎蓋稱孜殷用此皆孔子之言所以申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豈非爲邦之事皆謂直從其後人不覺耳非點問而夫子答也詳彼集疏朱註雖不同然皆引上文哂子路爲言其義未長不知曾點之後而有問因夫子許己而欲以三子之事啟之也夫子申明子路見哂之故並申明求赤爲邦之志正以見三子之非所不許也唯求唯赤二句皆夫子之言然只是明三子之可與以針對曾點後問之意非徒爲子路之哂而發之也

論語稽 先進稽第十一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壽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覲中文徽 金壇于澥澄吉宜 參校

顏淵稽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馬曰尅己 按何晏集解本克作尅 約身也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鄭曰欲知其要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曰此四者尅己復禮之目也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皇疏范甯曰克責也復禮謂克責己失禮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爲仁在我豈俟彼爲耶

開明印書館刊印

朱註（顏淵至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顏淵至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愚按克己復禮爲仁蓋古志而孔子引之以答顏淵也（昭十二年左傳楚右尹子革以祈招之詩諷靈王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

復禮仁也是其證也 孔子生平作用以禮爲主說見子奚不爲政及衛君待子爲政章 己者自遂自便人心之所欲故不曰身之私而曰己 禮之對也皇疏克約也己己身也言能自約儉己身而反於禮中則爲仁也江熙曰克肩也詩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仔肩任也言以己身肩任禮也清按此二說皆不如朱註義長 仁者生生不息之理也克一分己復一分理己能全克禮必盡復己淨禮全則生理不息矣故爲仁生生理之息不息繫乎己禮之一念故曰由己自遂自便者己遂欲存理者亦此己故曰由己 生生之理天下之人所同具己果淨而禮果全則此理與天下大同矣故一日而天下歸仁天下之所謂仁不外此生生不息之理我與天下大同則無作而不以仁歸我矣故曰天下歸仁此歸字以理言不以效言也 己與禮之分途繫乎心而心之運用寄於視聽言動非禮即己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即克而復之於禮故爲克復之目請事斯語者願從事於此語也集註曰顏淵仲弓皆言請事斯語語者古語也所恨夫子固所引古語然以二子之請事爲專指古語則鑿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曰爲仁之道莫尙乎敬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包曰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註 仲弓至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接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攷也

恕按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古語孔子引之以答仲弓也 僖三十三年左傳臼季薦郤缺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人引經傳引古語皆約略其辭故語句微有異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疑亦古語 二語又見子貢問一言章以定公問興邦喪邦章推之則亦古語也又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又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皆大同小異則二語爲古之常語可知又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亦其證也 周禮大宗伯職言大祭祀皆指郊祀天地祖宗而言大賓客皆指朝覲會同而言而山川四望之祭不言大宗遇聘問之賓亦不言大則大之云者舉其重而言之也曰出門則寢門之外師友長上皆賓類也曰使民則比閭族黨下至匹夫匹婦皆民類也如大賓如大祭敬之至也推己及人不存輕重厚薄之見恕之事也主敬行恕內脩於己邦家無怨效著於外則此生生不息之理本之一心而彌綸乎天下矣 家語弟子行篇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此仲弓之實證按顏子以禮爲主仲弓以敬爲主故問同而答異其實非禮之勿視聽言動與如賓如祭

不欲勿施因一理也邦家無怨與天下歸仁亦一致也顏淵之於仁豈有二理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也 家語作司馬犂耕字子牛史記作司馬耕疑一人而二名家語合之爲一也 鄭曰訒不忍言也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朱註 司馬牛問仁 牛向魋之弟 子曰至也訒 訒忍也難也 劉寶楠曰汗簡引古論作𧥣正義曰釋文作仞說文訒頓也頓與鈍同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訒楊倞注訒難也訒仞認皆與訒通 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訒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 史記牛多言而躁家語曰牛爲性躁好言語 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至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則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愚按人果知爲之不易則言之必不苟此至誠無息之事也誠則仁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

開明印書館刊印

常憂懼故夫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也

朱註（曰不憂至何懼）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

愚按君子之不憂懼所謂坦蕩蕩也然如北宮黝孟施舍之徒秉天地剛強之氣白刃可蹈衽金革死而不厭亦近似之故司馬牛以爲疑夫子言內省不疚與孟子之言集義所生者同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無兄弟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朱註 司馬至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至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至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至兄弟也 苟能持己以敬而無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 朱子又引胡氏以子夏爲有語病因非云不以辭害意毛奇齡謂四書紀聞引夫子行篤敬其行乎蠻貊之外視如兄弟周衆中引家語衛蘭將西游於宋問於孔子孔子曰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以明子夏之言實出夫子云云猶按子夏以敬恭爲主實無語病如令敬恭而但言四海兄弟則語病也

然故敬恭者要其在我我自主之死生富貴命之在天我不能主也四海者一室之積也皆兄弟者中國之人同爲黃帝之子孫如同胞也推之雖吾敬恭於一室則推之同此心理於天下 衆人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家事者長子之家相賢者秀者有德而四海皆兄弟此乘體運接之大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也 一有然何足以累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膚受之愬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

情核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

朱註子張要遠也已矣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楊氏曰遠者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愚按子張才高意廣好爲苟難其以明問已有無遠不燭之意然讒惑之禍其所蔽者正在近不及防之地苟能不蔽於近則遠者自不能蔽矣兩曰不行正除蔽之要旨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 [illegible]

朱註 子貢至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至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至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如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

愚按食兼粟米芻茭言 芻茭皆牲畜所食書峙乃糧糗峙乃芻茭無敢不共 兵兼甲冑弓矢及徒卒言 說文兵械也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皆指戰鬬然執兵之人春秋時巳謂之兵左傳隱五年敗鄭徒兵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是也此當兼言之說本劉寶楠 民即農即士衆 古以田賦出車比閭族黨鄉遂伍兩甲士徒衆 信之者出而戰陳入而脩作徵調有常 古用衆無過家出一人其用之皆在農隙之時 公旬有定 上歲旬三日中歲二日 與民相見以誠也子貢問必不得已而去者蓋各國地土不同强弱異勢天下有理本如此而勢不能如此者安能强以爲同足食足兵民信之其常也不得

已而議去 稽按去兵者汰減有名無實之兵增餉而師旅不輕舉也去食者轉餉薄賦減役節累以振貧窮也訓去字不可泥 其變也 今人解此章以爲處圍城之中內無軍餉外無救援云云只可備一義

與實爲政其守經通權者蓋如此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鄭曰舊說云棘子城 按何晏集解本成作城 衛大夫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孔曰皮去毛曰鞟 按何晏集解本鞟作鞹 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鄭曰鞟革也

朱註 棘子至文爲 子成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至及舌 子貢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事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至之鞟 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名人必文質彬彬然後爲君子子成疾時人之弊欲去文用質其弊與有文無質者等耳子貢以虎豹犬羊之鞟喻質以毛喻文謂去文何質貴賤無別其弊又在一猶字蓋虎豹之鞟究爲虎豹犬羊之鞟究爲犬羊其質要自有別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鄭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通法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孔曰二謂十二而稅也鄭曰二謂十二而稅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孔曰孰誰也

朱註 哀公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至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按此朱子自解徹字通字之義非也此說綱非周制說見下 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

則爲十而取二矣（按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稅畝者其先原不稅畝祇於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宣公則更取其餘畝而十又稅一故云二也有若請行徹者冀公後徹法已廢有若請復行之也）有若請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至徹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至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

愚按三代稅民皆十而取一（謹按公羊穀梁皆云古者什一而藉天下之中正也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夏后氏五十畝貢五畝殷人七十畝助七畝周人百畝賦十畝）夏曰貢（謹按孟子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不加多凶年必取盈故龍子曰莫不善於貢）殷曰助（謹按孟子請野九一而助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八家同耕公田故曰助然則朱注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以釋助法則是以釋徹法顯非也惟助法七十畝助七畝非百畝耳）周曰徹徹通也（鄭注天下之通法）均也（周禮大司徒均齊天下之政均人均力政皆其義也）周兼用貢法（謹按周禮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鄭氏據此以爲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故鄭云用貢法是也然必謂畿內則無明文不可從）助法（謹按孟子九一而助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助與八家者殷制也百畝者周制也然孟子兩存制宜參用殷周之法而爲井謂周制即八家而助也故周禮匠人小司徒並云九夫爲井九夫則九家矣孟子引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云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夫使周果用助何以言雖周亦助也是蓋行助之意而非用助之制也鄭氏據此以爲邦國用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其言用助法制公田則是也其必言邦國亦非也）其常制則爲邑

邱甸縣都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之一夫受田百畝積之九夫地方一里凡三百步爲田九百畝是爲一井積四井三十六夫縱橫二井地方二里爲田三千六百畝是爲一邑積四邑一百四十四夫地方四里爲田一萬四千四百畝是爲一丘積四丘五百七十六夫地方八里爲田五萬七千六十畝是爲一甸又旁加一里爲十里是爲一成甸又謂之乘賈車乘之法蓋是指成也四成積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地方二十里是爲一縣積四縣地方四十里是爲一都四都則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方百里是爲一同乃成諸侯之國除山陵林麓城郭川澤溝瀆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止六千四百井云云謹按此邑丘甸縣都皆以四數計鄭氏以四丘爲甸旁加一里合匠人方十里之成不知四邱八里加一里則方九里而鄭亦云旁加二里乃合其四都方八十里亦須旁加二十里始爲方百里之同其云三分去一雖本王制然非周家封國之制辨已見道千乘之國章攷大司徒建邦國公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四百里食三之一伯三百里食三之一子二百里食四之一男一百里食四之一其曰侯四百里食三之一則諸侯之國百里確乎專指井田矣

爲成同圻　謹按周禮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襄二十五年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此皆以十數計者也

皆以九夫任一井九百畝而歲各取其十畝之賦　謹按小雅大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周有公田之法也甫田詩歲取十千注謂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萬畝爲公田然一井九百畝既以九夫任之則斷非以其中爲公田可知乃云歲取十千則各取其十畝爲賦又可知是兼貢法而寓之數歟則與民爲貢助法而無人力不齊之弊也然什取其一則當九千云十千者亦舉成數而言耳

通其變則度量有不同　謹按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用以三百步爲一畝尺不同則畝亦不同矣又按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先儒咸以爲夏時人民稍衆則一夫受五十畝殷承夏末民人稍寡故一夫受七十畝周承殷紂民人彫耗故一夫受百畝竊以爲民人日生日衆安有今少於前之理以古今尺寸之不同言之當是尺有長短故畝有多寡其實五十七十百畝數雖不同其田則大約相等也

農力有不一　謹按王制孟子並云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饒肥者爲上磽瘠者爲次爲下故所食有多寡也

疇

有易不易（清按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一易再易者休息一歲二歲乃得復種也）地有遠近（清按如載師於國中近郊遠郊甸稍縣都皆有分別是也）則由什一而變通之（清按如載師之或無征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十二或二十而三或二十而五或稱以里布屋粟或稱以夫家之征是也）

魯本周制以九夫共一井各取十畝爲公田之賦自宣公稅畝則於其餘畝而十又取一是爲什二矣哀公以爲不足意在加賦而有若則意在均賦（魯之患在埒分於三家季氏有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寡擁虛名用無所出而又無如權臣之橫奪何不得不思下剝百姓然損下益上則日朘月貧矣如徹法能復行則爲田制無復中飽而歸正用民心既歸則挾猾者可以制馭之矣所謂有民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者也此乃富國强公之大計非若後世之言井田者迂拘不可行也）譬如瓶水併其流則其源易竭均之則停勻涵蓄此旋流而後旋生此邦國之大端盛衰之至計而惜乎哀公之不能也清按專制之君往往以厚歛爲事不知積民人而成國有國而後立之君君猶首也民猶四肢百體也肢體瘦首不能獨肥君安能離民而獨立哉

子張問崇德辨惑　包曰辨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 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以是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 邢疏引詩證爲惑人之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祇爲異端之行

朱註 子張至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至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詩我行其野之詞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詩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按何晏集解本如此朱子引程子之言以誠不以富二句爲錯簡當在第十六篇今從何本

愚按子張天資高明凡問皆從高明處立意曰崇德則已知德之當崇曰辨惑則已知惑之當辨夫子就切近處示之曰德之崇由治己以崇之惑之辨即接人以

辨之主忠信者有定徙義者無定合而致之則德日進矣愛惡本有常既欲生又欲死則無常　劉寶楠引漢書王尊曰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巧佞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而殺之邴原曰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殺之若是則舉之非也皆引此經爲證　顛倒瞀亂則惑甚矣引詩者斷章取義言如富哉言乎之富以富於聞見言異如異乎三子之撰之異以異於庸俗言言欲崇德辨惑豈在富於見聞哉亦祇求存養省察之精有以異於庸俗而已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曰當此時陳恆制齊　此說非也按左傳昭二十六年公問政之役尚見子猶子與者陳武子名開也晏子論陳氏厚施在是年冬孔子適齊在前一年如依史記以此對爲適齊時問答是陳恆未立陳恆代立在哀六年齊景公卒後陽生立悼公陽生乙卒其子簡公代立則恆制齊在景公卒後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朱註　齊景至孔子　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按孔子適齊是昭公在乾侯時時孔子年三十五說見世家然家語對君篇作景公來適魯

合於禮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孔子答以政在節財又問秦穆公之所以霸孔子曰國小而志大處僻而政中其舉果其謀和法無私令不偷云云合夾谷之會是孔子嘗三見景公與問政史記在適齊時姑從之　孔子至子子　是時景公失政而陳氏厚施於國　春秋傳晏子曰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公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春秋傳景公嬖妾芮姬生子荼諸大夫請釋諸子皆且良者公不聽及卒陳乞召公子陽生弑荼而立之　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至食諸　景公善子言而不能用卒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愚按此孔子本齊之舊語而正其辭以對也　管子書管子對齊桓公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是夫子之言乃因齊當日之舊語而正其辭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正其名也有此名當思此義不顧名思義則罔之生也幸而免雖有粟可得而食乎景公以信如爲言正述舊語是時陳氏以公量貸而以私量收公雖有粟而失其民綱紀凌亂持太阿以授人因循苟惰正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濟案君君者君盡君道也孔子責景公以盡道蓋以防專制之害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

開明印書館刊印

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子路無宿諾

何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

朱註 子曰至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

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所以取

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愚按片從半木言東則西已見也 訟之說原告有理則被告之無理可知 獄從兩犬相對中從言以言成

獄喻兩犬交吠也折說文作𣂚亦作斲從兩屮右從斤以斤斫艸而二之是爲斷

也斷獄以片言則是非曲直立明何有於獄哉此由子路平日不輕然諾積久而

人信服之故記者記子路無宿諾所謂後經以終事者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包曰言與人等也 必也使無訟乎 王曰化之在前也

朱註 子曰至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淸其源則無訟矣

愚按說文訟從言公聲易之取象上天而下坎象曰險而健有終凶之戒焉然世道遞降人心不古豈能無訟有訟則必有聽雖皋陶復生亦不能不聽訟也故夫子自謂聽訟猶人非鄙薄語也而曰必也使無訟乎則無爲之治三代已上之風矣大學聽訟章卽夫子此語而曾子引之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倦懈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濟按經無信字王注加信字非也

朱註 子張至以忠 居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愚按朱註是也然猶有餘義春秋傳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絏之僕則居有守義言其靜也行有出義言其動也靜則易倦倦則奉行故事矣動則喜變變則妄事更張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開明印書館刊印

朱註 子曰至矣夫 重出 己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愚按重出固然然彼章上有君子字此記者各記所聞互有詳略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息誠美與己同故成之惡與己異故不成

朱註 子曰至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愚按成人美惡自一人一事以至天下國家之事皆是蓋大賢大姦皆不世出中人之材大抵皆人贊助之而後成其初自一二人發其機及至風氣大開而世道之升降隆汙從之則君子小人之關係運會者大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朱註 季康子至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愚按惟孔子言字義最切以正訓政不待別詁祇一言而政之名已正矣（正名之學古之小學古自入塾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十五入大學書在上庠師氏又教之六書六書者指事象形會意諧聲轉注假借也正名說見子路篇）政本爲正加攴者攴其不正者也出政者正其心而後可以正天下國家（禮按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也言君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皆所以說本對哀編）不正者其初由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心積久而成攘奪僭亂之事若康子者特患己之不正耳安有己正而人不正者哉（正即大學修身之謂一身正而後一家正一家正而九族之親祭祀冠昏皆正由是而百官以正吉凶軍賓嘉官守賞罰亦正而萬民亦無不正矣以康子言之果能去其僭亂之心攘奪之謀反政於公則叔孫孟孫亦莫敢干犯國紀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孔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

朱註（季康子至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哀三年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是奪嫡也）

開明印書館刊印

愚按盜從次 次口涎也 從亂欲而不得涎垂於亂欲之極也康子殺嫡竊政則家國之盜不操矛戟者也其所患豈在國之多盜哉亦以陽虎弗擾之徒盜弓盜邑爲季氏患而思所以防其後耳然康子患盜而不知己之即盜富於周公盜魯之富三分公室盜魯之民人土地政事歌雍舞佾盜魯之禮樂非其所欲之無藝乎苟能不欲又孰敢藉口而有所覬覦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

朱註 季康子至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

愚按周禮六官以司馬掌邦政則有以殺止殺之義道就于名犯義言凡無道之

非菲一人能爲之必有助之者如陽虎之亂則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輒叔仲志之外必有同亂之民又如不狃率以襲魯之費人皆康子所謂干名犯義而欲殺之者也夫子告以欲善則民善猶前二章之意又引風草以喻之言君子居上而民下化之如風偃草草蓋以風爲生死者也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與其涼風至而隕霜殺草何如東風解凍而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也必假字括有道無道而言一念貴殺即流於刑名之學終爲刻薄寡恩一念貴養無論善者服從即惡者亦願從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曰此言佞

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馬曰佞人黨多也

朱註（子張至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至達者）子張務外故夫子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至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張至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夫達至必達）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至必聞）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愚按子張來問之意已誤聞爲達故反詰之而病見矣大雅云先生如達達從羊從辵古以通衢爲九達之衢言行無不通也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亦借行路爲喻蓋必毫無窒礙循塗順理斯之謂達聞從耳在門中義取聲從外來吹入人耳雖實至名歸亦有必聞之理然聞或不免虛聲之盜達則非實行不能（譬之行路須按步漸）

(至也)正所以藥子張之病也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游 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也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朱註 (樊遲至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先事至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

愚按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多一脩慝然問同而答異者蓋因病而藥之也子張才高意廣好爲苟難故夫子針對崇字辨字以答之樊遲勇(如三刺齊澤是也)而志於學(如問稼圃)

知履見是也實樸而狹隘如學稼學圃是也意其爲人必預事而計得遲問仁子曰先難後獲此章又云先事後得遲之病顯見矣怨己而嚴人觀下章問仁知夫子答以愛人知人擧直錯枉使枉者直可知其病矣忿而不思難者也猶之役羣出公忠之心然觀其三刻踰溝其勇往之氣可見夫子以崇德脩慝辨惑皆切己之事故既善之而非與云者又若誘掖樊勸之情見於言外則喜之深而望之切矣先事後得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攻其惡不攻人惡者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悔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寡尤也一朝之忿亡身亡謂死與出奔言之及親者親謂父母及族黨言有終身憂無一朝悲也劉逢祿以爲此章作遜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言不迫切故夫子特善之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忍一朝之忿而身不容於齊辱及宗廟則惑甚矣夫子將適齊而遲從游時在舞雩之下貸之傷圖是而不肯斥言如此宋翔鳳曰此當是孔子自衞反魯由後追溯之言時哀公亦欲去季氏故舉昭公前事以危之攷孔子世家孔子三十五歲昭公奔齊弟子傳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劉氏謂孔子將適齊而遲從游者誤也潤按以上可備一說而不必從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包曰擧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樊遲退見

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孔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皐陶伊尹則不仁者遠仁者至矣鄭曰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

朱註樊遲至知人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子曰至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能使枉者直則仁矣樊遲退至何謂也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至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至遠矣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耳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知夫子兼仁知而言矣

愚按仁之與知似分而實合遲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相背夫子見其不達而不能問故就仁知合一之處以直枉兩言曉之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背而且相爲用矣遲乃忘其問仁以爲問知則答知可也又言舉錯奚爲者子夏

則聞言有悟曰富哉言乎一語破的既以決遲之所疑又以見子之所教遲舉舜湯二事皆以不仁者遠為言與遲之問仁相應而兩賢之學實可見矣（劉逢祿謂此因上文而類記之如魯昭公能用孔子何憂季氏之僭亦可備一說然昭公當爲哀公）清按選於衆舉皋陶者言皋陶被選於衆而得舉也舜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舉伯禹禹讓於稷契皋陶舜因命皋陶作士是皋陶者禹舉之而衆表同情即是衆所選也伊尹當日亦必有被選舉之事特不可考耳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

朱註（子貢[illegible]辱焉）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導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愚按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然事君有三諫而去之義必不食其祿而後可不

與其事也友則諫而已矣不待三不可則止而已矣無去法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孔曰友以文德合也 **以友輔仁** 孔曰友有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朱註曾子至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思按以文會友非如後世之講學朱注講學兼本道而發學之不講爾實然後之講學者立書院羣聚議論是所謂講學則異於聖世之講學矣 聖門七十子之從游皆來學者也與漢人互相標榜唐宋及明人分門結黨者均不同 會友即同堂辨疑賞奇也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又子夏引逸則日雖章參看故為學必會友 文即六藝之文也亦與後世之作為文字者不同 以友輔仁則切於身心之學無標榜門戶之見矣君子者才全德備之名一以字正以見君子之作用

開明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　顏淵稽第十二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官懋庸伯銘學
男應湧誨之校註
後學 吳國王聚中文徵 金熙子齋遜許完 參校

子路稽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請益曰無倦（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朱註（子路章勞之）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愚按先之勞之皆以身率教之意政字所包者廣（凡行政之事皆是）爲政者以身帥民而後

開明印書館刊印

掌其徵令則民服從（執政者皆自暇自逸則民亦怠解矣）無倦者行上二事孜孜不敢逸豫也（畢壽讀法殘日面欲歲終井事貴功因然無倦也又如在軍旅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亦無倦也倘若則李勤創業後則老則倦勤如周宣唐玄與魏何晉之流終亦必亡而已矣）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赦小過擧賢才曰焉知賢才而擧之曰擧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擧之各擧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

朱註（仲弓至賢才）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擧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擧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曰焉知至舍諸）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

毅按孔門德行之科四人顏淵伯牛早死閔子不就費宰惟仲弓仕季氏也有司府史胥徒之屬先之者以身率之也小過失誤之微者赦之者寓寬大之意也仲

弓居敬行簡此二事皆所以爲賢才爲國家之大本仲弓慮在不能知夫子言但患不能舉不患不能知也（子謂仲弓曰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與此章正互相發明）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鄭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鄭曰于狂也（按鄭本迂作于）　子曰野哉由也　孔曰野猶不達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

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朱註 子路至奚先 衛君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按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六年註云十年誤也 子曰至正名乎 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 按朱子以輒嗣靈公爲禰其祖 名實紊矣 毛奇齡曰朱註不父父而禰祖不知何據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衛靈之三十九年蒯聵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二年衛靈將卒南命立子郢子郢辭之及卒南子以公命立子郢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晉人納蒯聵于戚衛人拒之大子反衛衛侯輒欲得夫子爲政故子路有此問然從來祖孫傳重不礙稱名祇謂以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爲湯後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桓王嗣立遂洩父而作平王之後則僞君傳重有爲父後者有爲祖後者有爲曾祖後者既爲後則必起祖父而祇絕之謂謂祖孫相臨名實俱紊耶左傳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聵爲子也然而蒯聵稱納蒯聵時猶稱於軍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蒯聵未嘗不父靈也又哀十六年蒯聵而返國即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則不特父靈且並母南子矣若謂之子輒則渾良夫謝蒯聵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辭闕之罪輒將出奔時蒯聵已死季渾謝輒曰不見先君乎是輒亦父蒯也又哀十六年蒯聵人衛而衛見拭於己氏至晉師子起衛釋立然後輒復返國論語註公不憚於爲廟而祇祀之是輒仍謂父也其前此謂祖以父未立則父也非謂也名有然也故輒之罪在拒父不在祖而人之罪之當責其實不當正名然則正名何居曰馬注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鄭注云實古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讀藝文志論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狐析故若朱有名家者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書尹文子與宋鈃遊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遊於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同異殊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讀後儒者猶得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競尊大其至於時爲勝著然辨一皆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荀子著辨篇以立名本而荀勰作問難告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且其序尚存背史約四五百言檔書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莫究纖悉皆有分別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無非是名如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王莽傳云臨有兄而稱太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是過禮也

雖名爲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終不與後漢時宜子況爲博士所駁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議行云孔子云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與刑罰者況春秋以誅亂立名凡與國興師如討鄭服叛伐邾報怨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役僖四年齊侯蔡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哀元吳侵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歸於正名者尤爲急者夫子返衛適當衛人拒蒯聵此搆兵之際而要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若名不正以下則又泛言百事之名以析之蓋拒父一事論使蒯聵不可明言耳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何待諸而猶待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當哀之二年出公既立而是年是月晉卽以趙鞅帥師納蒯聵於戚衛人以爲蒯聵不子既得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而興師義不可納故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輒不當私順親心納父不拒蓋有孫從祖之文且廟制昭自爲昭穆自爲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梁於蒯聵納戚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弗受者輒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於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蒯聵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於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當時衛人舉以拒蒯聵爲據事其拒蒯聵也蓋不曰爲輒拒父而曰爲靈拒逆罪聚門弟子者以爲然子貢使與子路結纓皆不爲衛故子路子貢並仕爲衛君之臣惟夫子獨以爲非在爲衛君章則見其退讓在此章則不以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輒因未嘗受命於靈公也據春秋靈死之歲嘗謂子郢曰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及公卒而夫人曰君命郢爲太子郢不受曰君沒於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是靈公命郢終是君命故郢所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於是郢以己意讓輒又曰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輒之立非受之王父而其出師拒之拒父與其不謂之拒父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若夫公羊所云石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授皆未與聞豈有南子不受靈命而曼姑反受顯命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爲飾之非實錄也蓋衛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入戚而衛人拒之其相持至十二年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衛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此則度之時審之勢酌之經傳而斷斷不爽者若朱是則諸從之好學者併駁正焉詳按毛氏駁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其說極是然拒父卽不父其父矣以孫繼祖雖順而借祖以拒父則逆矣且正名二字亦不專專指輒蒯聵欲殺其母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衛人助輒拒父皆不正之事也　故孔子

以正名為先子路至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至闕如也 野謂俗鄙即是由也實之意 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至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至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至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愚按正名楊氏謂正百事之名謹按正義引鄭祭法黃帝正名百物物亦事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穀梁僖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皆因事之實無所損益正其名實之耳韓詩外傳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令以往君有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皆與馬義同 鄭氏以為正書字謹按隸續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策疏曰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采古文為正病時不行故為政以是為先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則史闕文之意附焉藝文志小學類正名一卷叙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一足之論於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事孰能耿析之故論語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云云皆與鄭義同 其實正書字即以正百事百物之名也謹按六書分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然一字有一字之義正者因此字而思此義也名即此字之名也如君取馬不可言假以假之字義不可加於君也名不可假人以順名思義不可僭也總之有一字即指一事或指一物此一字即此事此物之名字

之名正即事物之名正矣衛之倫紀紊失其名不正久矣樹按衛召宋朝夫婦之名不正蒯聵欲殺父輒拒父父子之名不正衛人助輒君臣之名不正正名當兼此而言朱非專指輒毛奇齡說又嘵嘵不歸皆一偏之論也夫子生平作用只一禮字與上好禮則民易使章參看正名者禮之註也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名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即所以正之也推之如司徒司馬司空以及一物一事凡有其名必有其職各盡其職則事物之始終本末皆致於理矣何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即君盡君禮臣盡臣禮父盡父禮子盡子禮夫盡夫禮婦盡婦禮兄盡兄禮弟盡弟禮也孟子言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今何以不曰道而曰禮也蓋道不可見而禮以行之則可見也故曰正名即禮之註也即孟子亦一禮字孟子生平不離處以仁義爲本然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而論文斯二者終是用禮又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孟子作用亦禮也謹按孟子雖不言正名然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之實將親義之實從兄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亦皆以字義言之亦正名也總之舉賢之設施一用禮而已矣孔子用工夫則曰學求之本實則曰忠信得位行權則用禮禮之注腳則在正名待子爲政乃設言之詞與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意同非出公果欲舉國而聽也史記蓋與會此章之語而記之出公設用賢之人哉夫子欲正名者蓋欲使百事百物各如其字義而衛之父子君臣亦將觀感爲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請按各私其國之弊至於父子相爭皆君之一字禍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馬曰樹五

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曰禮義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集韻稼種也五穀黍稷稻粱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對穡也言所穀欲其滋長田畝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穡吝嗇也言穀熟而斂藏之如慳貪吝嗇之人聚物也蔬菜也種菜曰圃圃之言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種果實則曰園園之言蕃也種果於園外為蕃籬也襁者以竹為之或云以布為之今蠻夷猶以布帊如見負之於背也）

朱註（樊遲出至須也）小人謂細民（上好禮至焉用稼）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各以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愚按朱註小人謂細民蓋指山野之夫言也（書無逸則知小人之依殷高宗舊勞於外爰暨小人孟子曰耕者小人之事凡稼圃皆古稱小人也）稼圃者細民之事學之成亦治於人而非所以治人（此與后稷之明農不同彼時民未知稼穡前平天下者咸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正是大人之事此則如許行豫爲神農之言者耳）　子言不如乃眞不如蓋知其理而未能習其事也士生於治水明

農以後出則念繫民生處則心存國計無在不以天下爲己任豈徒勤四體分五穀區區爲吹豳飲蜡之學哉樊遲貧而至正對學稼學圃言之非泛爲感慨語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何曰專猶獨也

朱注（子曰至以爲）詩本人情賅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喻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愚按詩三百篇耳然苟通其意則內足以治國外足以華國守約而施博豈有張淡哉春秋專對之才如甯俞不答彤弓湛露穆叔不拜肆夏文王叔弓之辭郊勞致館韓獻子之稱易象春秋范宣子追念襄王謙其官守西乞術徹纁周公致其瑞節國莊子將事克敏見稱於臧孫叔孫豹式穆無愆受賜於周室他如七子言志六卿識客子犯之讓趙衰叔向之屈子木皆其最著者也若高厚歌詩之不類

開明印書館刊印

伯有賦鶉奔之失倫華定不解蓼蕭慶封不知相鼠適足以辱國而召釁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曰令教令也皇疏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直形而影自直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形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

戩按表記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中庸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皆與此章相發明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衞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朱註子曰要兄弟也魯衞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愚按孔子於魯衞最留意而魯之君臣上下淩替衞之父子夫婦名分顚倒彝倫漸廢且其國弱政亂亦復相似故慨然想當日周公康叔兄弟開國之盛而歎之

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曰荆與蘧瑗史䲡並爲君子也皇疏春秋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出聘適衛悦蘧瑗史狗史䲡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朱註子謂至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按公子荆或曰即公南楚見昭二十年傳然杜注孔疏皆不以爲一人儀徵引家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使人觀之堂上有五老焉廊下有二十壯士然此荆公子非公子荆魯哀二十五年傳魯亦有公子荆然非衛公子荆唯見襄二十九年傳他無攷 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愚按居室猶言處家室也有室所有也兼宫室衣服飲食車馬器用言之苟合言粗聚也始有未聚而曰苟合則未聚而以爲粗聚矣苟完言粗備也稍有未備而曰苟完則未備而以爲粗備矣富多也多於稍有未必爲美而曰苟美則未豐裕而以爲豐裕矣就宫室言之苟合猶初立間架所謂聚材也苟完猶經功賦事所謂鳩工也苟美則裝飾已竟可以落而成之人苦不知足三苟字正以形容荆之知足所以爲善

子適衞冉有僕孔曰孔子之衞此當是孔子初至衞時語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孔曰庶衆也言衞民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註冉有至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至敎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愚按人民衆庶正盛衰消長之機故必富之人衆力齊若因勢而利導之則生者衆食者寡爲者疾用者舒較人民稀少者自易爲力否則地力分財用匱游民又多國準不可問矣富則易流爲功利夸詐之習故必教之冉子不問富教之法者蓋其平日講求有素而默識心通故不復有所疑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illegible]有成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愚按可者大綱大法犢然可見爲民觀聽煥然一新也有成者政教大行庶績咸熙也此孔子內視諸己外視諸民見春秋之世飢易爲食渴易爲飲不必曠日廢時只一轉移間而事半功倍如此也乃周遊列國或知而不能用或用而不能久雖屬人事抑亦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與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孔曰古有此言故夫子信也

朱註子曰言也爲邦百年謂相繼而久也

愚按春秋之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日尋干戈已成積重難返之勢縱有仁民愛物者出而治世撥亂反正與民休息然欲致世太平亦非旦夕間事期以百年而後潛移默化可以變暴亂之風爲忠厚之俗上章就政教言故致效速此章就治化言故收功遲遲速之故各有所當也

開明印書館刊印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有三十年仁政乃成也鄭曰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

朱註（子曰至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仁謂教化洽也

愚按此章又折中而言既不過遲亦不過速而以三十年爲世期之責在如有王者四字蓋以仁治天下而使天下同化於仁爲期如此（竊謂周之仁業之盛皆積仁積盛之所致惟漢高崛起民間亦無所憑藉無所藉庶足當行王者起乎至於文教民俗淳厚所謂世而後仁也）清按專制之世全國之治亂萬民之生命皆繫於爲之君者一人之手故非聖人受命而興不能使天下同化於仁然自唐虞而後歷夏商周皆必數百年而始一見則君主專制非政體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包曰苟誠也何有言不難也）

愚按政者正也故必身正而後可從政身自不正安能正人

冉子退朝（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鄭曰朝於季氏之私朝）子曰何晏也

對曰有政（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也）子曰其事也（馬曰事者凡所常行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

朱註（冉子至與聞之）冉有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陳鱣曰冉有時仕季氏故退於其私朝退而見孔子遂語之曰其事也其即指季氏也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周生烈以爲罷朝於魯君其失益甚禮記曰左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仍得俟於朝中之處無朝於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則左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爲窟室朝至未已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胡培翬大夫二朝考曰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昭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陳氏禮書以韋注爲非蓋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朝今以考工記證之而知韋說不可易也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據此則韋氏所謂君之外朝非謂路門外每日視朝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公朝而實爲私朝考工記曰九卿朝焉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聽政於路寢諸臣亦各治事於治朝兩旁之室俟諸臣治事畢然後君適小寢故魯語云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猶以韋氏所云外朝爲即指君之正朝則每月視朝一舉而退安所謂業君之官職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云君退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是大夫家內止有一朝然則大夫所謂二朝其一在家內玉藻所云及左傳伯有嗜酒朝至未已孫卿子朝其家朝論語冉子退朝者是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者是焉鄭箋曰聘禮衣正義引聘義聞

四門注云朝士之職掌己出政教於天下曰國門者西鄉士有朝在雉門外有東門東仲宋有雉門右師是冉子所退之朝雉門外朝注外朝爲君之朝冉子所是則由前之說冉子爲退自家內之朝由後之說冉子爲退自雉門之朝其以爲季氏朝則同也論語後漢亦引左傳國語何朝王來已魯路合家事於內朝以說鄭義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謂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責冉有也

愚按當日政在私家冉子之對亦實情也然以季之家而混於魯之國則習爲而忘之矣故夫子正言以警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曰事不可一言而成知如此則可近也鄭曰人偶同位人偶之辭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孔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朱註定公至幾也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人之言至不易當時有此言也如知至興邦乎因此言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至違也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至喪邦乎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

愚按一言可以興邦喪邦此言之關繫重矣故孔子兩舉人言以實之時俗雖有是言習焉不察一經揭出足深長思矣又按此兩言約之只是一敬一肆丹書之戒也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大學所引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在聖賢早已

言及此因定公問者係言故舉此以爲答耳濟按君爲民而立以一人而受國民全體付託之重故見其難臣從事於國事故見其不易若君以言莫予違爲樂則專制肆虐一舉而其命革矣故孔子引此言以戒哀公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皇疏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說近綏之

朱註葉公至遠者來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愚按此當在哀四年見世家葉居楚北江黃之間春秋時楚會虢會申滅陳滅蔡東爭雄於吳北爭伯於晉武關之外無日無師民之供征役者亦稍疲矣沈諸梁於楚爲賢者較之囊瓦子西輩猶爲庸中佼佼語之以近說遠來或者於耀德不觀兵之意稍有裨乎家語子貢問夫子答葉公何異答哀公景公不同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按以諸侯言之近者指蔡諸國遠者指鄭宋諸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鄭曰舊說莒父魯下邑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

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朱註子夏宰不成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愚按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爲將畔晉也杜預注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衞謀救之朝歌在魯西則莒父者魯之西鄙邑子夏老於西河於家爲近但其生平篤信謹守規模狹隘欲速見小固小人儒之病斯時値戎馬倥偬之際尤爲安危所繫而身家亦因之以爲榮辱欲速不達以行路喻之見小失大則事之所爲成敗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曰直躬直身而行也鄭曰直人名弓按鄭本躬作弓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illegible]孟子月攘一雞皆盜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朱註孔子[illegible]其中矣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

愚按直躬設父事古書多載之請維城筆韓非子五蠹篇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又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陳鱣曰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鬭作躬而皆以爲人名故鄭據之前書蒞錄鄙高誘盧植門人楷與鄭同師馬融故誘亦謂直人名躬論語後錄謂太邱長陳仲弓碑弓正作躬是弓與躬通故鄭本作弓也論語竢質據呂氏春秋謂楚人皆以躬爲直故躬以直名葉公大不然之故語孔子而折衷焉左襄十六年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於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攘鄭貴實注因其失亡曰攘高誘淮南子注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皆與周生義近則鄭司利說引作鄭注殆說文云竊也蓋春秋之世風俗薄惡尊以矯激要譽江熙曰葉公見孔子勤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訾毀儒教抗衡中國金澂曰葉公直以爲蠻夷之俗直勝於中國之拘虛夫子就天倫之愛容之行似曲而意則直也如秦人借父耰鋤有德色婦姑勃谿則立而誶語當日楚與威爲風俗秦楚並稱故此等俗爲美談而不悟其非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

朱註樊遲[illegible]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

也

愚按遲問屢矣子之答亦屢矣雖其人粗鄙然樸野之人較智巧者入德爲易也

之夷狄云者夷狄猶當學問而郊野之人可知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孔曰有恥有所不爲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

朱註子貢至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曰至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曰至次矣 果必行也硜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

淺狹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日今之至算也）今之從政者如魯三家之斛斗筲之人言鄙細也

愚按士以有本有末爲上本立而才不足次也必不得已節取其才亦可也子貢先挾一今之從政者之見遂次求所位置及三答猶不及乃不得不明揭本意夫子慨然興歎而人之者蓋人也不足謂之士也曰斗曰筲所受止此（筲容三豆之實豆容四升）蓋釋算所不及（算長八寸射時所釋以計勝負之數後乃用爲計算之算）於士何所當哉清按出使者雖受命於君而其使事則國事也專制時代之君今宜訓國不辱君命猶言不辱國命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鄭曰狂者進取仰法古制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概之義

朱註（子曰至爲也）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愚按狂似太過狷似不及皆美才也中行無過不及得天獨優較易裁成然不可得惟就地取材培之植之至於有成亦與中行無異聖門如顏子中行者也曾子閔子仲弓有若之屬抑其次也子貢曾晳琴張則近於狂者也原思子夏高柴則近於狷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孔曰南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按此解巫讀作爲作醫筮之作左氏傳疾不可爲也詩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又屈子改行易轍詹尹曰龜筴誠不能知此事皆鄭義所本）善夫　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孔曰易恆卦之詞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　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

朱註（子曰至巫醫）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周禮醫師之屬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春官之屬有司巫中士二人男巫女巫皆無數女曰巫男曰覡亦可曰巫）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恆至之羞）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子曰至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蓋亦不占而已矣

愚按聖人敎人各因其材材無大小皆有所成惟無恆則終於無成此人事未盡非天質之咎也此蓋引南人之諺而舉易恆之爻辭證之故終之曰不占而已矣不占云者易六十四卦陰陽消息君子小人事變萬端卽令不中不正亦各占一卦一爻無恆則全無實象何占之有而已矣者猶云如是而止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何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

朱註（子曰至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愚按同和兩語恰與周比章相參彼就立朝大局言之治術之分也此就通經致用言之學術之別也皆小異而大同者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鄭曰鄉人皆好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鄉人皆惡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

朱註子貢至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其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愚按言鄉人固見其公然等鄉而上之則有國矣國人之好惡且有時而不足據况鄉人乎 如陳氏厚齋氏情節之之類 子貢之病在一皆字善者好不善者惡則中有卓見不徒以

鄭評爲據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曰度才而任官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朱註子曰至備焉器之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愚按此章可以括廿四史之全以道字爲主以說字爲對以事字使字爲經緯蓋下之所以事上者欲上之使之耳上之所以說下者以爲適吾用而使之耳事之之法在於下使之之權出於上君子小人就在上者之心術言之器與求備對較相形者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何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

忌而實自驕矜也

朱註子曰至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愚按泰者安舒驕者矜肆其相似而不同猶周比和同之比也　大學以驕泰爲忠信之對蓋連文則泰作泰侈解對文則泰作安舒解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

朱註子曰至近仁　程子曰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愚按剛毅近於高明木訥近於沈潛雖各得一偏然絕無取巧習氣故曰近仁若夫巧言令色與夫貪私鄙吝之爲病則去仁遠矣　清按漢書刑法志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柔弱者非仁而剛毅者爲仁也質坊引漢書周昌傳昌木強人也論語君子欲訥於言禮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皆此章之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

鄭曰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

朱註子路至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愚按此與答子貢之問微異蓋因子路之病而藥之也子路之學已造正大高明但其性偏直率夫子故以懇到詳勉和悅者告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也

朱註子曰至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愚按古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蓋承衰亂之後必以二十年爲期此第言教民則

生聚之已盛可知矣不曰十年而曰七年者善人敎之有法故速也曰亦可者僅可而猶有所未盡之辭 衍按春秋用兵大抵驅田里之民而置之死地此與下章皆有爲而言也

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 馬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朱註 子曰至棄之 以用也

愚按記者類記此章蓋承上章而言言欲成軍於旦夕則是驅田里之民而置之死地豈非自棄其民哉衍按不敎之民尙不可戰世有編婦孺以臨敵者其亦有悖於人道主義也已

論語稽　子路稽第十三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